

2024年1月2日
星期二
责任编辑:郭亮
美术编辑:王玺
校对:马晴春



铁甲山下的“夜明珠”

张冬娇

走进茶陵县龙下滩区管理局,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。

这里树木高深,几栋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常见的红砖黑瓦房在林中若隐若现。两条水泥路分别向左、向前伸入密林深处。路两边整整齐齐的樟树高大劲道,树枝在道路上空彼此交叉,形成一道绿色拱桥。行走在这样的桥上,只觉身心宁静,一股历史纵深感与丰厚的人文气息扑面而来。

沿着水泥路前行几百米到达局机关办公大楼,被誉为“夜明珠”的青年电站就在楼前坡下的淡水河畔。这是茶陵第一座混凝土结构大型水利水电枢纽工程,位于洣水干流上游的铁甲山,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,由非溢流坝、溢流坝、土坝、输水建筑物、电站、升船机等建筑物组成,是一项以灌溉为主,兼顾发电、通航的综合性水利、电力工程。

四十多年的风侵雨蚀,大坝已有了明显的沧桑感。但是站在坝上俯瞰下游,那汹涌澎湃的水流以及巨大的水位落差依然令人震撼。大坝如同一扇巨门镶嵌在洣水河道中,铁骨铮铮,任凭激流翻滚,我自岿然不动。与激流相呼应的,是蛰伏在大坝下游左侧的发电厂房,一排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两层楼房,几台立式水轮发电机组一天24小时轰鸣着,工作人员正夜以继日地奋战在一线,几十年如一日。

大坝上游,又是另一片天地。水面开阔,水平如镜。一座连一座的山,如屏如盖如塔,环绕于此。正是深秋季节,茂密的树林被秋分和寒露这些节气渲染得色彩缤纷,墨绿青翠淡黄间,夹杂着醉人的酡红,与蓝天白云一起倒映在水中,如同一幅浑然天成的画,有着说不出的闲适与宁静之美。

一边是水流激越,气势磅礴,令人心生敬畏,一边是风平浪静,湖光山色,交相辉映,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景奇妙地结合在一起,实在美不胜收,令人流连忘返。清风徐来,携来山林清新的气息,神清气爽中一股豪迈之气油然而生。

四十多年来,电站就这样巍然屹立在铁甲山下,与青山做伴,与清风明月为伍,坚守着防洪、发电、灌溉、生态旅游等职责使命,守护着这块土地,造福着一方百姓。

饮水思源,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,在那个科技不发达的年代里,人们要完成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到底有多艰难。从《龙下滩区管理局志》得知,上个世纪70年代,为了解决全县电力短缺落后的问题,4000多名民工舍小家顾大家,从四面八方汇聚在铁甲山下,开山劈石,拦河筑坝。他们凭着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,抡着10磅的大锤,握着5米长的钢钎,打凿孔,开凿岩石;他们凭着一副副血肉之躯,在寒冷的冬天,跳进刺骨的激流中,筑起一道坚持两个多小时的入墙,拖来木排,横跨龙口,把石块填了,把粘土铺了,把20米宽、3米多深、流量达30立方米的河道堵住了。为了抢在汛期前修筑出高于水面150米的工程,他们一天连续作战23小时浇筑混凝土,在返回驻地的途中睡了一夜……

从方案到设计,从勘测到施工,每一个环节都凝聚了建设者的智慧和心血,每一块混凝土都留下了建设者的汗水和脚印。茶陵人民凭着茶陵牛的那股韧劲和拼劲,战天斗地,奋战三年,硬是把这座不朽的丰碑高耸在铁甲山下,同时也把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、不屈不挠的精神镌刻在洣水浪花之巅。

徘徊在激越的水声里,徜徉在湖光山色中,不能不相信,生命因为信仰而灿烂,人生因为理想而神奇。青年电站,不仅是一项伟大的水利水电工程,也是茶陵人民顽强意志的注脚,是我们生命的营养和奋进的力量。

这种精神和力量,不仅属于历史,更属于当代和未来。



大坝俯瞰图



地处炎陵县城大坪坪的广场戏台(1980年代已拆除)

有声画谱描人物 无字文章写古今 趣谈炎陵旧时的戏班、戏台与戏联

曹善平

炎陵虽位居罗霄山脉的大山深处,但“邑有圣贤”,文化底蕴深厚,民间酷爱戏剧。每逢庙会节庆、宗祠落成、编修族谱、楼宇竣工等庆典活动,甚至富裕人家添丁祝寿、婚姻嫁娶之喜,都要雇请戏班子,在固定戏台或临时搭台演三五日。也有外地或本地戏班,不辞辛劳跨省过县、进城下乡商演献艺。

戏班

从现有史料看,炎陵县自宋至清末都没有职业戏班。但县人好演戏、好看戏,民间戏剧活动频繁。乾隆版《鄱县志》载:“城隍庙每岁定期演戏奉祀”。乾隆年间,湘剧自衡阳、长沙广泛流传入境炎陵。尔后,衡阳花鼓戏、祁阳、木偶皮影戏先后传入。衡阳“春台班”“越天成班”、攸县“娃娃班”、茶陵“石井班”“仁和班”,以及江西吉安等地的“采茶班”先后献艺于炎陵县。

受外来戏剧影响,民国时期,塘田、沔渡、城关(今霞阳镇)等地花鼓戏角班(即合伙戏班)相继出现,但多为业余戏班。炎帝陵所在地的塘田戏班(花鼓灯戏班)始建于清宣统年间,由唐志修、唐万兴、唐人珠等人倾家组建,有演职人员20余人,除本县演出外,还活动于宁冈、安仁、茶陵等地。民国20年(1931年),沔渡墟背戴永顺凑角数人与道士黄经伟器乐班合伙,逢年过节进行演出。民国23年(1934年),县人刘汉文、江清涛、黄子陵等拜茶陵、衡山人艺人为师,创建戏班,初学板壳戏,后演花鼓戏,每年农闲时演出,持续十余年。

民国25年(1936年),炎陵民间艺人陈育生、潘玉娇与茶陵界首谭永鸿等人创办沔渡花鼓戏角班,经常演出于沔渡、城关、霍家墟、船形以及郴州资兴汤市等地。这个戏班初演《蓝桥会》《小姑贤》等小型花鼓戏,后吸收衡阳、茶陵艺人入班,角色行当齐全,能演《蔡鸣凤》《杨子云过关》等大中型剧目。民国27年(1938年)沔渡班里张绍良、尹丰林等人组成沔渡戏班,请茶陵艺人授艺,演出《刘海砍樵》《磨坊生子》等花鼓戏。民国后期,县政府以社会治安为由,曾一度禁唱花鼓戏,但禁而不止,城关、沔渡的业余戏班照唱不辍。

“五四运动”后,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,出现了话剧形式,群众称之为“文明戏”。1921—1927年间,炎陵县模范小学校长陈志进组织演出队,用戏剧形式宣传新文化和新风尚。1930年,县苏维埃政府在石洲设立戏院,区、乡有话剧小组、歌舞队,以戏曲演出方式宣传反帝反封建,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斗争。1944年,康民小学校长房俊豪倡立“康民剧团”,演“文明戏”宣传抗日救亡。

戏台

戏班唱戏要有戏台。炎陵古戏台有宗祠戏台、庵庙戏台、墟场戏台、会馆戏台、广场戏台、学堂戏台等多种形式。

宗祠戏台建在宗祠祠堂内,公祠大厅供观众看戏,风雨无阻。庵庙戏台多建在大庵大庙内,炎陵县城的城隍庙就是县人往时看戏的主要场所。

墟场戏台是墟场演戏看戏的地方,因为墟场人流多,故规模大点的墟场都建有戏台。船形墟位于今株洲炎陵县与郴州市资兴市交界处,民间称之为“界墟”,逢墟日热闹非凡。记忆中,家乡的船形墟呈南北走向,墟市笔直且狭长,北端尽头就是戏台,戏台下可供车马行人通过,视觉效果非常好。听老人们讲,民国初年船形墟就有戏台,墟日时有戏班唱戏。新中国成立后,船形墟成为乡政府驻地,墟场戏台也没闲着,县里的花鼓戏剧团以及乡村文艺宣传队常在此演出。1980年代后,各地墟场大拆大建,古老的墟场戏台相继消失。船形

墟戏台也是在这一时期被拆除。

会馆戏台是古戏台的重要形式。沔渡是炎陵“东大门”,与江西井冈山接壤,湘赣边民集市交易历史悠久。清乾隆至咸丰年间,江西、广东、福建商人先后在这里修建行帮会馆万寿宫、南华宫、天后宫。沔渡墟唱戏,大多在这三个地方。外地人到沔渡做生意的请戏班唱戏在“天后宫”,客家人请戏班唱戏就到“南华宫”,“本地人”(原居民)请戏班唱戏则选“万寿宫”,各“宫”还互相攀比,你请唱一晚,我就请唱两晚,以至于沔渡墟的戏班演出常年不息。民国27年(1938年),沔渡墟曾有一晚出现来自衡阳、衡山、安仁、茶陵等地的四个戏班同来唱戏的热闹场面。

戏联

有戏台就有戏联(楹联)。一些戏台楹联更是庄重其事,非常讲究。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,炎陵文化名人、诗词楹联大家李宗盛(1931—2009)对县内戏台楹联进行了收集整理,可谓弥足珍贵。李宗盛整理的旧时炎陵通用戏台楹联有:

清歌凝白雪;妙舞向春风。
聊将旧事为新闻;且以今人作古人。

唱出元音和盛世;戏成古调答新声。
旧代衣冠新演出;今日面目仿古装成。

看台上这般武艺争帝臣谁是对手;思戏中许多英雄有才识敢不低头!

风雅最宜人旧曲新声聆耳时依然律吕;神情都俨若观前鉴后赏心处自有春秋。

前面蹈而舞,悲而欢,不过梨园传古事;后堂敲以金,戛以玉,都是士庶谢神恩。

有的戏台楹联,将戏班名称巧妙“切”入其中,这既是戏班的一种宣传广告,也为现今文史专家追踪往时戏班历史提供了线索。如切“天元”“连升”“同春”“大坤”“秀楚”等戏班的楹联有:

天壤间许多人物,想我族门阔高低,若兄弟,若祖孙,若父子,乃文乃武,形形色色都有谱;元明上不少雅观,看这般将相出人,争国家,争土地,争乾坤,半真半假,怪怪奇奇全是我。

连唱几句高音,如叙如诉直把前朝情说出;升到九重御前,若忠若孝且将往事演来。

大地作战场,争帝争臣争权利;坤舆多杰士,可家可国可天下。

楚材风宝善,句句效秦斗斗争,何其幻也;秀气尽宜人,处处得燕歌越舞,不亦乐乎。

切炎陵地名的戏台楹联更为普遍,也更具浓郁的乡土特色和田园风味。如村上村、塘田、龙下、中洞等地名联有:

上下齐观,统千古子弟兄弟,为忠为奸难逃此际明鉴;村民共赞,听一时丝竹管弦,如絮如幕不觉偶尔佳音。

塘水一澄镜,丙照古往今来,大地英雄如在目;日家三击壤,寅协家齐国治,坤舆气象自回头。

龙藏虎卧,际会风云建大业,看古代将相原无种;下效上行,习就文武出良才,思后来俊杰或有缘。

中间许多奇事,观众志成,若爱潇洒,何不向前看看;洞庭无数巧做,弟子超群,欲通古今,当须过后思思。

戏台楹联既是装饰门面之需,又是显示一方文人墨客的才艺风光之事。因此,炎陵民间留下的妙语佳联甚多。一些戏台楹联对仗工整,平仄相间,音韵和谐,引经据典,抒发情感,成为传世佳作。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vzhv83@163.com



文旅株洲

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、株洲日报合办

这块黄底黑字的标识牌
带我们找到第一个捡瓷点

在醴陵捡瓷

文长知否

连续几个月,醴陵捡瓷器的消息时不时冲击到我。醴陵我是知道的,湖南株洲下辖的一个县级市,其地制瓷底蕴深厚,与江西景德镇、福建德化并称为“中国三大瓷都”,“可捡瓷”却是头一回听说……

我是个喜好热闹的人,眼见醴陵“捡瓷”火出圈,不由得想去凑个热闹,盘算下路程远近,离我所在的城市也就一个多小时车程,呼朋引伴一番,在一个周末顺利成行。

(一)

“淘宝捡瓷 抖音打卡地。”

到了醴陵,一块黄底黑字的标识牌将我们带到了目的地。一条不算宽阔的上坡路上停满了车,我们怀揣着激动的心在一个阿婆家门口停下。

阿婆穿着绿色碎花上衣,正在院门口打理蔬菜,似乎是捡瓷的热度已有一段时间,对于我们的到来,她并不觉得惊奇,只扫了一眼我们的外地车牌,然后低下头继续忙活。

我们初来乍到,直接上前攀谈打听起来。可能是看着我们清澈又愚蠢的眼神,阿婆眼里掀起了情绪的波澜,开始耐心地为我们解答“捡瓷”的种种。

阿婆说,近几个月来,经常会有外地的人来这里捡瓷片,所以周边都贴上了醒目的标识。这些瓷器好一点的都被当地人捡去在附近低价转卖,路边堆成的“瓷山”基本都是些碎片了。阿婆还告诉我们,前几天有很多人过来都只能直接购买了,甚至有人空手而归。

但是乘兴而来的我们并没有把她的话放在心上,戴着手套就上坡了。

事实确实和阿婆的说法相符,瓷厂是多,同样,人也很多。经历了和一堆当地妇女“争抢”的我,以及一开始就被捡出来观战的朋友,还有各种“突发状况”后,我们一行人还是幸运地带走了一些碟子和杯子,虽然颜色单一,但是十分完整。

阿婆看到我们拿回来的“战利品”,显然很惊讶,连连夸我们运气好,还带我们参观了她的鸡舍。鸡舍比想象中的明亮干净,地上有五颜六色瓷片作为装饰,格外特别。

阿婆说,儿子就在附近的某家瓷厂上班,她一个人守在家时,看到我们年轻人火一样的热情有些不适应。她不自在地搓了搓手,告诉我们可以去前面其他瓷厂看看,或许能有一些收获。

毕竟,“捡”瓷器和预想的捡瓷体验还是相去甚远,我们挥手告别阿婆,前往下一个地方。

(二)

醴陵瓷厂很多,多是红砖房带着一个土砖烟囱的典型布局,在低矮的民房之间格外好认,我们怀疑似乎路过的每一个路口都可能有一大堆瓷器可以捡。

在第六感的指引下,我们来到一条路的深处,看到了无人问津的一堆又一堆的废弃瓷器,虽然多,但很难找到完整的。

一人拽着一个空塑料袋,在小巷格外打眼,也吸引了一位骑摩托车的大叔的驻足。社牛的我们很自然地和大叔搭话,告诉他我们从萍乡过来捡瓷器。对于我们的搭话,大叔显然有些意外,但还是停好车,扔掉烟,腼腆地笑笑,然后为我们指点去其他瓷厂的路。

我们麻烦大叔为我们拍了一张合照——蓝天下是我们五只戴着手套的手,脚下是一堆瓷器。为了这个构图,大叔似乎研究了一会,听从我们的指挥慎重地按下了拍摄键。双方挥手告别的时候,大叔突然提

出他家有很多瓷器,想送我们几个杯子。

可能是怕我们大老远来空手而归,他眼中的恳切不似作假。我们说我们要追寻的是“捡瓷”的快乐,而不是瓷器,大叔似是有所感悟,静静看着我们潇洒离去的背影,好一会儿才响起摩托车启动的引擎声。

(三)

根据大叔的指引,我们穿梭在各条小路之间,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转弯,找到了好几个“藏宝地”。

纯白瓷器厂门口就是其中一个。这里堆满了许多基本完整的瓷器,也是我们第一个捡到瓷器的地方,后来我们戏称这是“初心地”,持续十个小时的“捡瓷”之旅中,我们来了四趟,想等待瓷厂的人说的下午两三点时倒出的那一波瓷器,也可能是因为别的。

另一个藏宝地就是某条小道尽头那家依山而建的仓库了。仓库很大,看守的小姐姐说,这里存放的都是其他瓷厂无法完成订单的瑕疵品,最终对接实体店低价售出。仓库门口堆放了一些像三星堆文创的笔筒和复杂纹路的盘子,这些是可以直接免费带走的——以前多是倾倒在侧的山坡下,为了前来捡瓷的人的安全,这几天才放在门口的——多少让我们有一种被馅饼砸晕的感觉,不管不顾地在其间挑选起来。

挑选够了,我们随看守的小姐姐一起进到中间的仓库,更多的瓷器分门别类地摆放在一起,应该存放有些日子了,灰尘堆积其上,多少显得有些黯淡。小姐姐说,如果发现瑕疵较大的,也能让我们免费带走。我们的眼睛瞬间就亮了起来,小姐姐笑了,俯身帮我们在其间挑拣起来,又问我,喜欢粉色的碗吗?我说喜欢,没一会儿,我手上就多了一摞粉色的碗。

这也是有瑕疵的吗?我们疑惑地问道。小姐姐便耐心地告诉我们哪里是瑕疵,解释说,其实很多瑕疵她们不说,大家也看不出来,有些也不影响使用的,正好可以给我们带走。

这确实是我们收获最多的一站。

(四)

下午,我们“捡瓷”的热情有所下降,但是探索瓷厂的心却愈演愈烈,车行在醴陵的大街小巷,时不时在某个瓷厂附近停下,逡巡一圈,亦有堆放瓷器供人捡拾的所在,只是品相很是一般,鲜有能入法眼的。

眼见得天色向晚,也到了我们离去的时刻,车上高速口的路旁,又发现了熟悉的黄底红字的标识,不同于上午那个地方的人山人海,停车的我们成了这里的最后一拨客人。

小哥坐在门口摆弄着手机,看到我们也只是简单介绍水杯一块钱一个,碗和碟子两块到五块,花瓶另算。这里的瓷器摆放格外整齐,准备离开的我们也兴起了买点瓷器回去送朋友的念头。

一块钱一个,挑挑拣拣好久也拿了不少,确实瑕疵较少,适合送人。当我们准备付钱时,小哥突然表示,扫码关注小哥的抖音号可以免费送两个,我们都扫码关注后,正好可以抵消所有费用,算下来,又是白捡了!

回到车上,我看向了小哥的抖音号,粉丝数快破万了,置顶的那条要求观众点赞的视频拍的格外认真,自信的眼神特别能打动人……盘点这一日“捡瓷”的收获,杯碗盘碟堆了半个车尾箱,心里盘算着哪些可以送人,哪些可以拿来自用的同时,熟悉而陌生的醴陵城也渐渐远去。我想,下次若有机会,我还会过来“捡瓷”的。



堆放在路边的瓷器以及跟我们一样的捡瓷人